

廣德州志卷五十六

藝文志 雜著

雜著

萬桂山銘 成化十一年十月  
勒石 以下銘

明周瑛

有鬱者山據於學宮誰其作之人代天工陽噓陰吸風氣

攸萃厥植盈萬曰惟斯桂我名此山 楊志誤名爲  
銘今據碑 期於多

賢束茆大書於山之顛 楊志  
作巔 嗟爾多士爲國偉器來斯登

斯宜奮厥志學宗孔孟業嗣伊周毋或怠荒以貽山羞 碑現

存

廣德州志

卷五十六 雜著

一

正心堂銘

龍大有

瞻彼堂斯秩秩其整重門洞開邪曲莫隱君子攸躋肅肅  
其欽匪正于堂惟正于心正心之術念念察之理也植之  
欲也揜之揜而勿畱植而日勁本體廓然萬善畢應奉先  
而孝睦族而義服官而忠莅民而惠如彼金鏡瑩然以明  
妍媸斜方物無遁形當其未瑩塵垢交蝕磨以白旃粉以  
元錫凡百君子孰無斯鏡惟塵斯狂惟拭斯聖斯銘之揭  
思以育德上帝臨汝聖謨如日 楊志  
下同

讀書銘

龍大有

於赫上帝授中于民民胥受之或罔不純巍巍聖神贊天  
弼治皓然六經重民以麗大宗之統洙泗禪焉齷齪仁義  
莫續其傳或醕而蔽或奇而詆或高而越或博而浮有勃  
閩洛砥我中流播穫稻粱粲而餽之詔使來者咸饗飧之  
楚楚學者實蕃有徒兩髦習之白首紛如有迷相道冥趨  
以遠如失大侯貫革奚返有擷其華顧斥厥實如豢鸚鵡  
巧言孔疾有範首路末節異轍如駮芻狗驅車以滅膺膺  
周道孰其翳之靡靡四牧孰其繫之聞諸父師敬以爲轡  
左驂窮理右軸集義勿控以舍勿驟以躡隱居淑身大行

廣德州志

卷五十六

雜著

二

淑世對越天明雍容聖制泰山截業庶馳以至服馬蕭蕭  
和鸞噦噦嗟我良朋自求其是是用作銘以相合志

圖書先後天跋序

以下跋序

王 畿

中淮使君素信師門良知之學丁丑夏予赴水西之會道  
出桐川桐川予舊同東廓子開講之所使君因偕諸學博  
集新舊諸生數十輩開復初法堂晨夕聚處顯參默悟頗  
證交修益若自信臨別復舉圖書及先後天之義請質於  
予蘄予一言以發其旨并置二冊列像畫圖彼此手書二  
義各藏一冊以爲通家傳世之符其用心可謂厚矣良知

本順致之則逆目之視耳之聽生機自然是之謂順視而  
思明聽而思聰天則森然是之謂逆知順而不知逆則蕩  
知逆而不知順則滯一順一逆圖書之法象也先天寂然  
之體後天感通之用寂以神感感以藏寂體用一原性命  
之宗也順逆相承有無相生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而近  
取諸身見其炯然者不容以自昧自當從心證悟從身發  
明以仰承天之所以生我之意所謂以造化爲學也使君  
念之哉

龍谿  
集

桐川古蹟樂府序

國朝  
周在建

廣德州志

卷五十六

雜著

三

桐川爲唐宋名勝之區余承乏茲土七載簿書鞅掌未遑  
搜奇攬勝不免爲山靈所笑至昔賢舊址半湮沒於荒煙  
蔓草中嘗拜清容之墓訪其後人爲延師授讀其他廢墜  
尚不能盡爲修復且乘志闕略蒐由稽考時耿耿於心頃  
讀學博吳師在先生咏桐川古蹟樂府三十二首爲之快  
心爽目其寄托之深情諷喻之微旨得三百篇溫厚和平  
之遺繼自今佳山勝水厯厯在几席間卽賢人君子之芳  
徽高躅亦不啻覩其容止而仰其節概矣因急捐俸授梓  
公世以補乘志之闕略卽余數年來耿耿於心者於此亦

可暢然矣

乞免埋藏文 以下文

宋 洪興祖

夫民所以耕而食者牛之功也殺之有禁著于令甲忍其  
穀鯨以害農事殆非神之意也非神之意而以之事神神  
其吐之矣此邦之民率以仲夏之月陳太牢于廟庭殺而  
座之號為埋藏其來久矣為吏者因仍舊俗而弗之革則  
失國家重本之意而有違功令驟而革之則又恐民或不  
得所欲而歸咎于長吏也側聞紹聖之間知軍事孫諤連  
歲禁止牛得不殺雨亦霑足至今稱為良吏某雖不肖心

廣德州志

卷五十六 雜著

四

實慕之輒因民之有請援諤事率官吏父老有禱于神如  
其許之願賜告 楊志  
下同

廣惠廟祝文

真德秀

世以仲春為王始生四方士女大會於祠下是非有無蓋  
不可考矣然於此可見人心歸戴之切焉夫民視王為父  
母而謂王不以子視斯民者愚不信也今江東之民艱食  
方甚無異於赤子之失乳唯王以父母之心哀之救之以  
全其生而塞其望幸甚

祠山廣惠昭德宮疏

萬歷典籍志注云張文偉紀真  
案文偉未詳何人所紀真亦未

知何  
指

元  
趙孟頫

禹平水土張真君贊厥成功漢祀山川顏魯公紀其靈蹟  
欽際皇元之肇運益彰福貺於名祠國漕轉輸遏鯨濤於  
巨海天瓢傾瀉振馬鬣於曾霄徽號載崇綸音洵布神弗  
妥靈於野衲天庸示警於劫灰桂殿蘭宮得人心卽還舊  
貫杏梁藻井歷年歲又合新圖揚州十萬纏腰必資樂施  
廣寒八千修月自效良能神之格不可度思洋洋左右善  
之積必有餘慶袞袞公侯綵筆題春蒼珉刻頌建壇禮斗  
祝寶祚之長年當乞求賢覆金甌於它日謹疏

祠山事要  
墨本現存

廣德州志

卷五十六

雜著

五

謁范文正公文

明  
鄒守益

公以盛德直道爲有宋名臣第一流守益幼承父師之訓  
卽知向往不自意謫官南來獲從公筮仕之地顧年代旣  
遠履政罔詳卽其聘名儒以爲師而士興於學抗太守以  
讞獄而民免於冤鬻乘馬以治行而吏化於廉是先憂後  
樂之志固已素定而其推亳州令興化丞大理校理秘閣  
司諫議歷典名郡經略關陝八贊樞府參大政煜然重朝  
廷震蠻貊而俎豆萬世率此其發軔也夙夜自勵思欲同  
官守法奉公率由國家成憲俾庶士庶吏庶民翕然同歸

於善以庶幾公之遺風而寸勇尺懦恐無所成公神在天尚克相之若逸欲縱肆以玷官箴其敢追公之罰莅政之初潔誠以告籩豆非馨惟神其臨之

萬曆志

祈晴文

鄒守益

惟神與吏實相表裏凡民之休戚吏食其祿而神歆其祭舉相流通者去秋螟蟲害稼米價騰貴民將望麥爲命而淫雨不止麥苗就傷萬口嗷嗷無所控訴吏之不職無以弭災是用肅誠以禱於神神其幹化機時雨暘使麥獲有秋是吏得藉以逭其責而民感禦災之功永永無疆矣謹

廣德州志

卷五十六

雜著

六

告

楊志下同

祈雨文

龍大有

夫民者足食則樂艱食則憂故神之壇壝茲土所以衛民吏之職守此土亦所以保民也民樂則神與吏俱有餘休民憂則神與吏不得辭其責矣今於春夏之交雨暘時若麥既有收乃值仲夏之令適屆樹藝之候前此陰雲晦曖將澍甘澤物情之待雨久矣顧乃炎赫勃然若有蘊隆之狀守土之吏不能不戚戚於中是以某日肅誠虔禱於神神其默運俾曦輪收彩彤雲致雨庶得平疇淹足種植及

時則豐稔有期而神之與吏均布惠下之仁矣謹告

祭虎神文

國朝 楊苞

惟天生民惟王建官以司牧之凡可以衛民者無弗興戕  
民者無弗除司牧之任也予莅桐三載人之害人者我盡  
除之而獨虎害不息始焉竄形峻嶺今也嘯匿深藎豈予  
德未純氣之不淑耶予刑未清威之不震耶何佻烈如是  
向命虞人火礮攻擊已獻皮數十今正月累累報傷思  
朝廷擬一大辟平反數十次而爰書始定乃罹汝毒者無  
罪而頃刻就斃言之色驚聞之心惻據報千畝園地方篠

廣德州志

卷五十六

雜著

七

笙蒙稠互二十里汝之潛營窟穴於此亦非一日夫焚山  
澤而害人者消伯益之烈也驅猛獸而百姓甯姬公之法  
也蠢爾冥頑既不能候其渡河又不容聽其負嵎惟翦伐  
叢篁蕩其巢穴爾其潛踪境外避我神鋒若復戕我黎元  
我選銳士列礮銃必盡殺乃止爾其無悔

附魏廷珍伐蛟說

蛟以卵生數十年而起生蛟之地冬雪不存夏苗不長鳥  
雀不集其土色赤其氣朝黃而暮黑星夜上冲於霄其卵  
人地自能轉動漸吮地泉其形卽成聞雷聲漸起而上其

地之色與氣亦漸明而顯蛟未起二三月前遠聞似秋蟬悶在手中而鳴又如醉人聲此時能動不能飛可以掘而得及漸起離地面三尺餘聲響漸大不過數日候雷雨而出多在夏末秋初之間穿山破岸水激潮湧爲害不可勝言矣善識者於春夏間觀地之色與氣及未起二三月前掘土三五尺餘其卵卽得其大如甕其圍至三尺餘先以不潔之物鎮之多備利刃剖之其害遂絕或於雪後見地圍圓不存雪不生草木再視其土之色與氣掘其卵煮而食味甚美此土人經驗之言也又有說用鐵與犬血及

婦人不潔之衣埋其地以鎮之蓋蛟非龍引不起非雷震不行鐵與穢物所以制之也又有說蛟畏金鼓夜畏火光夏月田間作金鼓聲以督農則蛟不起卽或起而作波但見火光聞金鼓聲其水勢必斂退又云蛟畏荆樹蓋荆汁能治蛟毒也又聞深山老人云夏秋連日夜雨則豎高竿掛一燈籠可避蛟也諸說頗近理故錄以示人庶幾弭患於未然如有地方棍徒挾仇欺詐借伐蛟之名而挖人之宅基挖人之墳墓以破人之風水來龍則又當從重治罪斷斷不可輕宥



右說係雍正間魏公署兩江總督時所著通飭地方官講求除蛟之法乾隆五十一年閣學張公若淳奏請申明舊令緣南方山縣蛟水爲害起於深山窮谷之中大雨時行之候相傳龍與雉交精溢地中年久滋生遇雨墳起化而爲蛟奔赴江河所過水湧田廬禾稼俱被傷損云云請

敕下南省督撫平時督率吏民搜尋挖除隨奉

諭旨咨送各憲檄行五十二年安徽藩憲陳刻印頒發并告示一道到州內稱江南五六月間每多蛟水爲患

廣德州志

卷五十六

雜著

九

近歲如滁州祁門潛山等處屢被其害茲奉憲頒伐蛟說其所辨產蛟之處及伐蛟之法頗爲詳悉恐民間未必家有其書合行刊刻曉諭各屬農民務照說內所載生蛟處所氣色聲音預爲辨別隨時挖掘以除其害並不多費人功而田廬可以保護所全甚鉅云云經前守穆轉飭建平一體遵照案蛟卵隨地皆有而山爲尤多聞昔年祁門山中起蛟以千計損傷田廬人口不可勝數土人言從前春冬之交入山搜挖今此法廢已數十年故有是禍然則預除與否

利害相去懸殊矣廣德多山或間年或連年蛟水橫發往往決岸損禾夫虎之爲患尚可密爲之防蛟則突然而起雖智者無由曲避故特附是說於此俾得杜害於未萌焉

禱雨西溪龍神文

并序

胡文銓

乾隆己酉夏雨澤稀少高田苦旱徧禱境內山川未見霑足聞孝豐縣西溪龍神最靈應遂虔禱焉文曰維神威靈廣庇德惠覃敷占瑞應于知時四方永賴普元功于潤物一視同仁昨因雨澤愆期曾挹靈湫而致禱仰荷聰明遠

廣德州志

卷五十六

雜著

十

照卽逢閩澍之均濡鑒觀不隔于精誠應感直通于呼吸方謂三農已困庶炎旱之能消何期一寸幸霑尚渥優之有待伏念孝豐沃壤固久邀福佑之靈維茲廣德微區亦近在併幪之列敬陳下愆躬詣崇墀伏望有渰立興爲霖大沛起禾苗於枯槁徧騰黎庶之歡滲土脉于酥融共拜豐登之賜神其歆格俯慰微忱

禱雨文

并序

瞿兆麟

州境自春徂夏旱甚時維五月民情望澤綦殷余於十三日設壇告虔以文禱於祠山越三日而甘霖大霑吏民爲

之忤慶自茲暘雨應時禾苗秀發而築場納稼又恐靈澍連旬民以爲戚迺復虔禱於祠逾時而獲晴霽禾稼因以無損時九月二十七日也歲書大有民物恬熙顧茲盈甯皆兩荷神庥所致官斯土者與有幸焉爰誌月日以示不忘靈貺

記有之曰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者謂之曰神凡以功德及百姓噓枯者而植之潤悴者而生之也今者時和氣清苗宜芄芄矣不雨則將悴黍宜油油矣不雨則將枯悴無穫枯無掇民且無食維神聰明正直分職與刺史

廣德州志

卷五十六

雜著

十一

同刺史之憂亦神之憂豈其視一方之野嗟室歎耆勞稚困而猶靳之施韓子曰刺史失職加以臯百姓無辜惠以福今麟之心猶韓子之心也麟昔以壬子之歲豫省旱枯奉檄謹請水於秦中太白靈祇往返三千里旬有二日靈湫默契入境灑流肸蠁所臨微誠幸達况際茲太平徧覆之世蒙汜布濩何生不遂神其遐體而敷錫之爲三日之霖而非止一日之澤藉是昭宣用彰佑助

祈晴文

瞿兆麟

當旱太甚之歲方祝油油之雲值水洊至之期式瞻杲杲

之日本齊心而同願乃應物以咸亨時得其宜民欣所託  
維神握陰陽闔闢之機妙風雨露雷之用如響斯應隨感  
而通今者旬逾插菊之辰農及取禾之候而乃三日以往  
都是愁霖萬寶將成反殊樂歲隴畝難言刈穫室廬只欲  
漂搖豈緣刺史之隨車迺使黎民而就溼伏願上賴

國家之福仰邀肸鬻之靈掃來宿霧依然秋稼以如雲擁  
出朝陽無或中央之在水處處篝車之祝村村耒板之聲  
與物爲和維禽勿饗庶幾州名廣德人皆徧德之時舊號

石封戶盡可封之俗布茲忱悃式是昭宣

以上  
胡志

廣德州志

卷五十六

雜著

十二

禱雨祠山文

裕文

伏以歲登大有實小民衣食之源序屬孟秋正禾黍蕃興  
之候廣德風高土燥塘少山多旣灌漑之無方遂亢陽之  
是懼全賴雨暘時若得勤播種之功庶幾阡陌豐盈藉慰  
井閭之望乃入夏頻沾恩澤交秋未荷甘霖農夫輟耕而  
嗟閭閻翹首以望文等業經屢次虔禱九頓抒誠火繖猶  
張水雲未布倘卽日得沾蟻穴尚堪蘇槁而回枯如逾時  
莫候羊羣恐至室啼而人餒民心迫切下吏悚惶維尸位  
無能自媿牧民不德而饑饉漸至竊傷黎庶何辜敬再率

屬虔求仰祈鑒觀有赫上渥天庥迅煩河伯之靈速迓雨  
師之駕油然而沛然不終朝而普徧五日十日符  
景運之庥嘉俾土脉融滋荒徼咸成樂壤稼禾蓬勃小民  
盡沐神膏齋沐瀝陳待命曷極

禱雨文

黃元吉

旱魃之虐民也甚矣縣境自夏徂秋雨澤稀少曾以瓣香  
之敬設壇步禱仰蒙神佑續沛甘霖東南西南等處已被  
沾濡惟東北西北一隅乾旱特甚伏念年來西北東北節  
次受旱然旋旱旋雨未嘗成災今節屆處暑如旬內大降

廣德州志

卷五十六

雜著

十三

甘霖苗之槁者尚可復生稍遲則槁者恐無轉機矣是今  
歲之旱較前歲爲更甚也昨蒙神惠疊沛恩膏乃分寸有  
限未能一律均沾當此吃緊之秋而屢求弗應吉誠惶誠  
恐不得不返躬自省徧求所以致旱之道政事不修歟刑  
罰不中歟利弊不知興廢歟宜乎不能感召天和歲之旱  
也亦固其所惟念建邑地瘠民貧若再因吏之不德殃及  
下民民何以堪且東門金鎖一圩爲西鄉一帶圩田之保  
障關係重大不宜輕動今以久旱之故該處鄉民紛紛以  
開埂救禾爲請若不准請開灌則立視苗槁而不救於心

不忍許之則萬一疎防貽害非淺展轉圖維惟有仰祈神恩速沛甘霖則苗可蘇隄可保億萬人之身家性命無虞矣

以上裕志

上州尊文舜臣公祖書

時寄居湖郡

張光藻

別違數月馳企良殷日前台旆因公晉省往返千里車馬多勞辰維元旋叶吉政祉增綏定符臆頌昨舍親蔣祝堂來湖述及仁台受人囑託欲令州中紳士爲前任李公追敘政績稟請列入祠祀等因此在大君子成人之美意固甚厚而揆諸地方輿論之公則甚以爲不可也弟去冬回

廣德州志

卷五十六

雜著

十四

籍省墓四鄉士民皆來看視談及李公則無一人不痛恨切齒者細詢一切情形弟亦幾爲墮淚蓋當其初來作委員時適值建邑有關匪之亂嗣獲匪黨訊供聞有廣建土民在內李公明知土客相讐乃令客民縛送土民於是客民遂欲借端陷害以爲一網打盡之計往往誣良爲匪一經縛送李公輒用極刑熬審逼取供詞幸州主金公仁慈多所平反又察知其弊出示禁止不准客民縛送良民始獲生全此其虐待州民一也迨李公攝州篆辦理墾務當時初定章程若令有主之田以一半給墾戶作爲墾費一

半歸業主聽其自便其無主承認者亦以一半給墾戶作爲已產一半充公每年收租除完糧外辦理一切善後事宜如此則客民無論墾田多寡及有無業主承認墾百畝者得五十皆有一半入己且不必另出買價立法公平土客自無爭競乃李公計不出此竟議將無主之田不論高下以每畝制錢六百文賣與客民爲業自此不肖官吏及貪劣董保皆藉買賣公田一事高下其手從中漁利而土客均受其害矣李公所定墾務章程並不准董事駁改而又令董事照議具稟轉詳上憲以爲出自地方公議又信

用其私親候補主簿吳侗作威作福魚肉鄉民當開丈之時李公慮土民多認田畝則充公之田少而賣價無多於是四鄉同日齊丈使業主奔走不及又不准其託人代認而祠廟公田祭田一概充公不准承認間有刁民素無田產者賄囑地保委員則轉可以他人之田認爲已產其忠厚良民既畏客民之強又無囑託之力認田本屬無多既認之後僅許每畝得小秤租穀八十觔如欲變賣先儘墾戶不准賣與他人又不能起佃自種賣則得價甚少嗟乎土民亂後歸來千百僅存十一歸則骨肉死矣房屋焚矣

枵腹隻身所藉以謀生者僅此薄田耳而又束縛之馳驟之使之不得自主不能自便夫上憲委李公來州欲其撫我殘黎也乃李公行事竟似專爲驅逐土民安撫客民而來者此其用心左立法謬而積怨於民甚深二也土民有田者十分之中僅認一二每畝租穀八十觔即使墾戶全交除去糧銀所餘已屬無幾乃竟有二三年顆粒無償者業主以錢糧無出不得已而具控李公並不追究反當堂勸令業主賣田於是客民效尤紛紛抗租以爲勒賣之地土民欠糧則追比甚急客民欠租則縱容不理而且一訟

到官差費已去若干及至堂訊依然抗租如故此其庇客民而視土民如仇人人爲之痛恨三也河南客民皆係李公同鄉而籍隸光州一帶者尤爲切近河南習俗最信風水其中刁悍之徒聽信堪輿之言往往聚眾數百人於數十里外土民有墳之地恃強扞葬土民具控李公從未押令起遷但勸土民情讓勿較於是盜斫蔭木盜葬墳地者紛紛而起百姓含冤無所控訴此其狗庇同鄉而斂怨於民四也土民有田不敢多認其田旣已充公矣其業主遠出未歸無人代認之田理當分立年限乃亦硬作公田甚



至復初書院爲作養人材之地向有公田數千畝理當先行提出設立董事經管以便延師課士重興學校乃董事稟請李公而李公欲以無人承買之荒田補入書院其意惟欲多賣公田多得錢文任意揮霍全不顧地方大局又所賣田價制錢十餘萬千除委員董事薪水外濫支濫用捏款報銷現僅存五六萬千而於地方一切善後事宜一件未辦此皆州民血產變賣之錢民脂民膏分而食之亦與食人何異此其濫糜公費而於養士愛民之道毫無裨益州中士民咸爲側目五也李公無才而自恃有才剛愎

自用不受善言與紳董議事不合輒自誇我所言論雖上官不能翻駁何論其他士民與河南客民涉訟堂上輒自言人謂我護庇同鄉我卽護庇其奈我何以此客民更益恣肆又性嗜洋藥烟癮甚鉅不能早起每至日暮始能理事又性不耐久坐偶遇訟案糾纏未能卽了卽退堂不復細詰以此訟多延宕民受其累此其性情嗜好皆有一偏而聽斷不洽輿情六也李公初奉札委來州其同來委員亦有賢者以議事不合託故辭去其所信用之員率多奉令承教而吳侗尤爲貪劣丈量之田草率從事大約以多

報少墾戶多所隱匿故今田幾墾徧而錢糧仍未足額將來必須重丈又縱令四鄉地保劣董專以賣山地賣房屋爲事山地賣價無多而樹木無可查考變賣得價悉爲大衆分肥此其辦理墾務任用不得其人而丈量徒滋紛擾徒費公項錢文人皆嘖有煩言七也以上各情皆弟去冬回里時據城鄉士民歷歷言之如此弟亦何能爲之曲諱伏思李公行事如此州民懦弱無人上控故上司不知耳設令知之必且登諸白簡矣否則撤任另委矣若似此等爲官而猶予以身後之令名則好惡是非全無公論其何

以懲劣員而勸循吏耶弟居鄉無事方思調和土客勸化鄉民使風俗人心稍近於古若以衆怨所歸之李公爲之稟請祠祀則言與行違必受衆人唾罵而爲鄉里所不容矣承諭之件礙難遵辦謹將鄙意瀝陳言之拉雜書之草率均希鑒宥是荷專泐奉佈敬請台安並候玉復不宣